

现代性生成的深层主线

——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

张艳涛

【摘要】 现代社会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科学与价值的冲突,但归根结底,集中表现为资本与劳动即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通过现代性这一独特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则会发现,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乃是相反相成的。当代中国欲可持续发展、当代中国社会欲和谐发展、当代中国人欲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生活逻辑。

【关键词】 现代性;资本逻辑;生活逻辑

【作者简介】 张艳涛: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福建 厦门 361005)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现代性话语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理论语境,同样,现代化也是当代中国无法跨越的实践征程。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追求现代性,因为其利大于弊”。^[1]中国发展特定的历史方位使得我们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批判基本上处于相似背景,二者面临诸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马克思当年分析批判的某些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资本问题无疑是其中之一。“资本和资本的运营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本质上是以资本的运营和扩张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过程。”^[2]资本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近代以降,资本逻辑在西方演绎了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资本逻辑扬其善而抑其恶,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无疑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现代性生成的深层主线。

一、超越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之二元对立

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P589)}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社会仍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以利润为目标、以技术理性为手段的资本逻辑的不断生成。离开资本逻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性与现代社会。

所谓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身增殖、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用资本逻辑来审视现代性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资本逻辑是“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人类生存活动中自身矛盾的历史运动形式,只要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底,它就会扬弃自己并实现质的转变,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4](P78)}但这需要人们自觉地对资本逻辑进行哲学批判,以引导人们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生活逻辑。

辑。马克思洞察到在物的外表下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后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1] (P920)} 资本家积累得越多，他就能更多地积累。在此意义上，资本拜物教的出现，就其根源而言，乃是人与物关系颠倒的必然结果。与之相伴生，人不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是以“物”的方式对待人。资本仿佛具有独立生命，控制和左右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于是，整个世界日益蜕化为物化颠倒的世界。马克思试图在现实层面改变这个物化世界的颠倒状况，这一努力的最终旨向就是共产主义。

所谓生活逻辑，是特指生活主体人追求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生存之维，即“人诗意地栖居”的超越本性。依照生活逻辑，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资料的增加、生活内容的丰富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然而资本运动似乎有一种造成生活资料丰富而生活意义贫乏的内在逻辑。“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的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根本革命变革，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6] 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的深层意蕴正是物对人的完全统治。在资本逻辑面前，资本家不是把他的财产作为自由的自我实现加以占有的，而只是作为资本加以占有的。于是，为了追求利润，只要和法律不相抵触，似乎一切都是允许的（法律成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见，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资本运动只会遵循“经济理性”和“市场逻辑”的规则而导致“马太效应”，最终引起生活和伦理的混乱与异化。仔细分析起来，造成混乱与异化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仅仅考虑生产什么商品能获取更多利润的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导致生活逻辑的淡忘或遗忘，从而使人们在幸福/苦难、家庭/事业、工作/健康、手段/目的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

总之，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冲突归根到底是资本与劳动、物与人的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是本体上的，它从本原处折射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深刻矛盾。

马克思既是资本逻辑的追随者，也是资本逻辑最深刻的批判者，更是生活逻辑最坚定的重建

者。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一席之地，“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7] 实际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这种经济制度是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为主要动机和基本目的的经济形态，从而揭示了资本逻辑构成资本主义所有矛盾的总根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探寻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逐渐形成了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马克思从现代实践格局出发，透视出资本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就资本的积极作用而言，资本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8] (P88)}，资本逻辑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9] (P274-275)}；另一方面，就资本的消极作用而论，资本的本性是贪婪的，“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10] (P9)} 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技术逻辑联姻共同吞噬生活逻辑是现代社会的奇特景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本性，他援引托·约·邓宁的一段关于资本本性的精彩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1] (P266, 脚注)} 资本的本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实际上，只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2] (P51)} 的现状没有彻底改变，只要在资本最大化自身的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就仍是不可超越的。

资本(物)支配劳动(人)成为现代性的主要负面效应。“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

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3](P205)}在此,人退化为机器(物)、生活沦落为手段。与此不同,马克思追寻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和物质利益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而现实的情形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P259)}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5](P287)}

二、占有还是生存:生存方式之痛苦抉择

现代性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正是紧紧围绕着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归根结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资本逻辑的生成过程。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本性及其内在逻辑,而且阐释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在他看来,“能够克服资本根本矛盾的物质条件是不再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的基础,而能够达到这种条件的途径只能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即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提供不再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基础的条件,它是资本矛盾不再存在或资本崩溃的根本条件。^[16]马克思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既要征服贫困,又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17](P287-288)}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当资本出现于人类社会,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的的资本逻辑逐渐支配一切。“资本的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18](P113)}在商品经济社会,资本逻辑甚至操控物(也包括人)的进化方向,这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猖獗和消费主义泛滥。在全

球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天然的趋利性,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事件能逃脱资本逻辑之手。实际上,当人类逐渐从绝对匮乏进入相对匮乏的境遇,资本完全可以成为社会福利和个人幸福的强大赞助者,而今却沦为人类危险的敌人,资本变得敌视人了。

无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绕开市场经济、资本和全球化。因此,中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然而,改革在给中国经济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空前激发了民众的物质欲望,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理念大行其道,大众的人文追求急剧弱化,人文发展明显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人似乎成了经济动物,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攘攘熙熙,皆为利往。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人们采用不同的逻辑,会形成迥异的生存方式:立足于存在论的人,必然采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立足于生存论的人,必然采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实际上,重占有与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都蕴涵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两种可能性。两者的差别在于:“占有性个体是只知占有的物欲主义者,他崇拜的是物质和权力,而生成的人却以更有趣的生活作为更高目标,他推崇的是自由和创造。^{[19](P172-173)}占有在一定意义上排斥分享,而生存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却需要通过分享来实现。

然而,私有财产具有内在的自私逻辑,它“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又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0](P85)}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笔者认为,人类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适当控制自己的物欲,在建构精神家园上下更多的工夫。“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

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1](P775)}如今,就连现代西方国家里资本的自由也不等于放任。因此,当代中国对资本更应该是利用和规范而不是放任自流。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是现代性的深层主线。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主要源于人的两重性:人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生物性与社会性、此在性与超越性、给定性与创造性、自在与自为等诸多矛盾的统一体。在马克思看来,就人通过创造、处理和占有对象世界,自己生成自己的现实而言,就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而言,劳动无疑是人之自由的表征与确证。人正是在劳动中变得自由了。在此,自由表征的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权利和状态。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能够支配人并且吮吸人的活劳动的“怪物”,也有自由的特质。可是,没有制约的自由常常表现为一种恶。资本本身是没有理性的,因此,“如果不能从实践上颠覆资本逻辑的霸权,那么,即使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也无异于自欺欺人”。^[22]资本逻辑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在生产财富时也生产贫困,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在社会层面,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考验着人们。在个人层面,财富有限而欲望无穷的矛盾同样折磨着人们。实际上,物质消费的不断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这启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努力克服下述困难:必须放弃无限的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代之以有选择的增长,同时降低发展中的风险与代价。时下,迫切需要对经济发展进行代价学分析,对资本进行哲学批判。

三、回归生活逻辑:资本批判之必然归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方面,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吃人”的现象。为此,迫切需要对资本进行

必要的引导、监管和规范。

如前所述,资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给人的生活带来物质上的享乐,使人变得自立、自信、自负;另一方面,它也容易掏空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变得缺少人情味,极易使人陷入生存困境。资本逻辑使一些人只追求物质不追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理想、只看眼前不想长远、只讲工具理性而不讲价值理性,于是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人也成为“单面人”。虽然资本具有文明化的趋势,但要警惕现代性批判蜕变为资本逻辑的赞歌。正是基于资本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仍处襁褓之时就对其做了科学的考察,并从生活逻辑的高度揭示了其必然被扬弃的命运。进言之,“资本的幻象破灭之后,在价值规律主宰下变得僵化的生活世界将会重新获得活力”。^{[23](P76)}

现代性在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是中国在现代化征途上走过的基本轨迹。“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性概念有这些缺陷而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我们是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年代里进行现代化建设,并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应当有比启蒙时代确立了的这些现代性价值更先进、克服了它们已经被认识到了的缺陷的现代性意识”。^{[24](P30)}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试图把追求效率的市场经济和注重公正价值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克服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提供新的可能性。

资本逻辑集中表现为最大化和自由性。资本自由具有双重特性。资本自由与社会良知本是一对矛盾:一方面,资本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增殖,也不会有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的福利。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P86)}另一方面,资本自由如果缺失必要的社会良知制约,就只会有暂时的效率,最终导致社会的畸形和人之精神家园的丧失。随着伦理关系、生活世界和能力的货币化,人逐渐迷失了自我。“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不要受自由这个抽

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26](P227)}“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7](P21)}因此，必须以社会良知合理规范资本自由。

在资本逻辑占主导的时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要想完全置身于资本统治之外已是不可能的事。“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28](P287)}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如今，市场语言无孔不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而结成的社会纽带和伦理道德规范已经被契约的、目的—手段理性的以及最大功利化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所摧毁。权力和财富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29]

无论是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还是重占有与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矛盾，都与资本（物）与人的博弈密切相关。问题在于，是资本力量压迫人，还是人驾驭资本？前者属于必然王国，后者属于自由王国。千百年来，人类苦苦追寻的就是要脱离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到那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30](P63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质上就是要使发展目标与发展动力回归到生活逻辑上来，使人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不可否认，资本逻辑泛滥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某种必然性。比较而言，资本相对于血统、身份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反思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只看到资本带来的危害，而没有看到资本同时也是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活力源泉。与此

不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一国两制”实质上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刻领悟。我们的基本思路是：既要利用资本活力，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将资本为社会主义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功不可没，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使中国人认识了资本，认识了市场经济。资本与市场经济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比计划经济更为优越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还具有重塑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巨大作用。它们不但帮助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实际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中国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现象。无疑，市场经济是一种物化的经济，人在其中容易被金钱所驱使（资本支配劳动），自由容易受缚于资本的逻辑，欲望满足容易取代意义的追求，甚至消费主义至上，工具理性泛滥，人文价值沉沦，最终人成了“无根”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把握资本逻辑，才能理解当代形而上学的辉煌，找到摆脱人类生存和思想困境的出路。^[31]可见，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生活逻辑，必将成为理性人最有前途的努力方向之一。

总之，鉴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方位，当前，中国依然处在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而言，正处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独立个性并存，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官本位、金钱本位和能力本位并存。中国学者应从这种并存现象中提炼出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特有的“中国问题”。^{[32](P291-292)}进言之，中国学者应在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双重维度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在“义”与“利”相统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及在—些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找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资源，以引导人们走出资本逻辑之困境，走向自由发展、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新境地。

参考文献

- [1] 韩庆祥：《现代性的建构与当代中国发展》，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3）。
- [2] 徐大建：《资本的运营与伦理限制》，载《社会科学》，2008（3）。

- [3][11][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8][10][12][20][2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3)。
- [7]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
- [9][15][17][21][25][26][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6] 陆晓禾:《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载《社会科学》,2008(3)。
- [18] 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9] 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22][31] 王善平:《现代性: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载《哲学研究》,2006(1)。
- [23]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4]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9] 转引自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2] 张艳涛:《马克思哲学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The Deep Main Line of the Generation of Modernity ——From the Capital Logic to the Life Logic

ZHANG Yan-tao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modern social conflict is the conflict of nature and society, means and purpose, reason and emotion, science and value.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particular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s capital and labor, that is, the conflict of the capital logic and the life logic. An examination of people's worth clai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unique angle of view of modernity will discover that the capital logic and the life logic complement each other. If contemporary China wan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wants to develop harmoniously, contemporary Chinese want to develop completely, we must abandon the capital logic, and return to the life logic.

Key words: modernity; capital logic; life logic

(责任编辑 李 理)